

Zhang Jia Wei

只有读者知道真相!



张佳玮

自由撰稿人

Free Lancer

杂食动物

读者听故事，总得有个悬念。而小说作者玩悬念，方式又不同。有些作者会把真相藏着，一点点吐露，诱读者读到最后。有些善于设置悬念的作者则公平对待读者，让读者得到相对公开的信息，让他们一起参与猜测推导：这也是许多读者的乐趣所在。但也有些作者，会让读者知道得更多一点。

古希腊大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名作《俄狄浦斯王》，用了个手法：通过剧中不同人的描述，让观众早早拼出了真相——即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犹不自知的事实——但剧中的俄狄浦斯本人，却一时还不清楚，还在懵懂中，慢慢走向惨烈的真相。这部名作卓越的悲剧效果，即出于此。当然这手法，不只是悲剧管用。比如博马舍也将此手法应用于喜剧中。话说，让剧中人不明真相，让观众明白真相，有利于让观众站在俯视角度，带着点优越感地看剧中人奔走。当剧中人理性、怀疑加以思考时，容易产生悲剧；当剧中人非理性且懵懂浑噩时，就容易产出喜剧。

这种手法，也可以用在小说里。大仲马的名作《基督山伯爵》的故事众所周知：马赛水手唐泰斯被会计唐格拉尔、情敌费迪南诬告，被审判官维勒福冤枉，入狱十四年，逃出生天，获得财宝，矢志复仇。他化装成一个神父去找旧邻居裁缝卡德鲁斯问真相时，小说中只以“神父”称呼他，也丝毫不写他的心理活动，更多以卡德鲁斯视角看神父。如是，当神父听说真相后，会喃喃表达愤慨。卡德鲁斯大感疑惑，而我们这些知道真相的读者，却很明白。这就属于典型的“剧中人不明真相，旁观者一清二楚”。后来唐泰斯化名基督山伯爵去巴黎接触几个仇人时，小说视觉也很少描写基督山的心理，却更多以旁观者视角描述，

巴黎贵族圈无不认为基督山神秘莫测。只有我们读者明白基督山是唐泰斯，也对他的某些言行——贵族们觉得迷惑不已——明白得透彻。这无意之间使读者获得了一种快感：我们与唐泰斯站在高处，俯瞰着剧中其他即将被复仇的反派们。

金庸小说里，也常用到这个手法。用得最漂亮的，是《天龙八部》。段誉开场在无量山误入玉洞，看到了无崖子与李秋水当年的居所，得到了北冥神功与凌波微步，见到了李秋水妹妹的玉像，一见钟情；也得知了灵鹫宫天山童姥要收服无量山的图谋。后来在苏州，段誉见了王夫人与王语嫣，

与玉像一模一样。这一波剧情随即转入萧峰线不提。待后来虚竹出场，结识了无崖子，听无崖子说“这里有一幅图，上面绘的是我昔年大享清福之处，那是在大理国无量山中”。读者心中，自然咯噔一声。之后虚竹救了天山童姥，听天山童姥说出了她、无崖子与李秋水当年的恋情。虚竹自己是糊里糊

涂的，但读者已经多少明白了。待李秋水终于出场，读者大概会感叹：“终于出现了！”而到李秋水临终时，跟虚竹说了一句台词，“我有一个女儿，是跟你师父生的，嫁在苏州王家，你几时有空……不用了，也不知她此刻是不是还活在世上”。这句没了下文，却已经将事实都拼出来了。作者自己从来没跳到前台解释，却用大家的言辞，拼出了一个真相：李秋水、无崖子与童姥当年的孽缘；无崖子实则深爱李秋水的妹妹，并为之雕了玉像，李秋水与无崖子的女儿便是王夫人，王夫人再生了女儿王语嫣。这一套事实，段誉与虚竹各知道片段，只有读者是全盘把握了的。

那份看到细节、结合前因、慢慢逼近真相、脊背发凉快感，大概就是作者送给细心读者的一个彩蛋吧？

让剧中人不明真相，让观众明白真相，有利于让观众站在俯视角度看剧中人。